

第三部

離鄉的女兒

故鄉別傳之

離鄉的女兒

钟毓材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第三部

離鄉的女兒

故乡别传之

离乡的女儿

钟毓材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乡别传. 3, 离乡的女儿 / 钟毓才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360-5459-2

I. 故… II. 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4554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海印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34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上中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人物表

卜民安	原巴韦安岛渔民 祖籍广东梅县 后与文思迁居西爪哇 万隆 经商
民安大嫂	即文思
卜思敬	卜民安之子
卜思皓	卜民安之子 卜思敬之弟
卜思思	卜民安之幼女
池敬波	旅居印度尼西亚西爪哇万隆华侨 商人
敬波大嫂	池敬波之妻
池慕涛	池敬波之长子
丘木盛	旅居西爪哇万隆华侨 商人
丘昌华	丘木盛之子
丘宽叔公	丘木盛之叔父
秀云	新南来庵住持师父 为文思师兄
杏雨	原南来庵斋姐 秀云和文思之师弟 先嫁温少雄为妻 后改嫁李访林
李访林	旅居印度尼西亚茂物华侨 商人 为温少雄表叔
李立志	杏雨与巫雪怀之私生子
霜莹	年轻斋姐 俗名古梅香 古千仪之女 后成为南来庵住持 师父
释独行大师	即曾燕群出家后的法号
苏国烈	惠东人 青年商人 娶曾燕群为妻
方义	惠东人 青年人 苏国烈同乡同学、好朋友
王蕙蕊	市舞蹈团团员
区健	中山人 青年人 娶秦芬为妻
顾兵	湖南人 外号军头 青年人 黑社会头目
马小龙	湖南人 外号瘦猴 青年人 黑社会分子

谷菲菲	东北大连人 捞偏门的女人
吴醒民	梅州市人 吴惠贞的妹家侄 深圳金固五金工厂总经理
牟厂长	湖北人 深圳金固五金工厂厂长
小巩	深圳金固五金工厂技术员
赖同进	公安局处长
小贺	公安局干部
冰冰	三陪小姐
月月	三陪小姐

目录

本部人物表	001
第一卷 民安大嫂——邻家的故乡女人	001
第二卷 双子峰下	061
第三卷 返乡	104
第四卷 鹧婆岌三朵小花	160
第五卷 特区暗角	195
第六卷 浴火凤凰	252
第七卷 最后旅程	296
全书尾声	355
后 记	364

■第一卷 民安大嫂——邻家的故乡女人

一

时光倒流四十五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胜利后，和平初临爪哇岛的日子。

战前，我尚在幼年，朦朦胧胧的，依稀记得，我们池家由山区双木顶刚搬到山城万隆市南郊地区的时候，这里四周围还相当荒凉，人烟稀少。刚刚开建的两三条街道离巴刹（市场）不远，站在街道尽头，还可以望见印度尼西亚人的高脚木屋错落在水田和果林之间，白鹭在那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再过去的远处，连绵的云山脚下便是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椰林。云山巅上，常常被云雾缭绕着。印度尼西亚人说，神明就住在深山里。而那大森林的深处却有巫婆出没。那神秘的远方，叫年幼的我感到又神秘又好奇，也害怕。我望着那里，时时幻想着那些童话里的世界。到了夜里，听见牛蛙水牛般的鸣叫声。不时也有夜鸟从屋顶飞过，呀呀地叫着。

父亲在这里的一条街道上，买下一间平房商店经营碗碟瓷器（客家人称缸瓦铺）生意。我们的商号叫“池满记”。这三个字记载着我们池氏家族过番开拓事业的遥远和荣耀的历史。我曾太公池满公首先在荷印时代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斑芝兰草铺开设缸瓦铺，批发和零售来自中国各地的碗碟瓷器，颇为闻名，也赚了钱。当年，池家子侄绝大多数都由我曾太公申请过番来，先在此处落

脚，学会生意，又能勤俭持家的便逐渐到其他城市发展，开创自己的生意。如东爪哇的泗水、中爪哇的马琅、日惹、加里曼丹的三口洋或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都沿用“池满记”商号。在客籍老一辈的华侨中，只要听见“池满记”三个字，大都知道这是经营缸瓦生意的。至于巴城老店，反而湮没了，那是败在我祖父兄弟那一辈的手上。我祖父排行第二，是个读书人，对做生意毫无兴趣，也不想离开家乡。曾祖父便把年仅十八岁的孙子——我父亲带过番来，在老店中生意。曾祖父过世后，老店由祖父的长兄，即是我的大伯公接管，他沉迷酒色而荒废了家业。我父亲便到西爪哇小埠双木顶开设“池满记”，过了几年，父亲觉得困守在那小埠里无甚作为，邻近的万隆城是爪哇岛第三大城，仅次于巴城和泗水，而且城廓不断拓展，生意必可做大，于是父亲便从双木顶迁来山城的南区，仍然沿用“池满记”商号。

我家这商住两用的屋宇是新建的平房，红瓦白墙。一排过共有六间，同一格式。房子是长方形，前面是店铺，后堂是住家，有通天的天井。屋宇后面有很大的空地，当时还没有建屋，空地上长满杂草，有几棵番石榴树，我幼年时常爬上去采摘番石榴吃。店子前面的街道虽然是柏油路，可是四周围仍然交错着黄泥小道，雨季一来，暴雨过后，积水退去，遍地泥泞，街道上积下厚厚的黄泥。旱季时节，汽车一经过，掀起的尘土，浑黄迷蒙，在街道上空飞扬，要好一阵才消散开去。没多久，日本鬼子来了，为逃避空袭、战乱、抢劫，和许许多多的万隆华侨那样，我们家走难到山区小埠小镇里躲避战火。那是山麓上靠墟镇不远的一个乡村里，父亲向当地印度尼西亚“哈夷”（回教族长）租来一间半砖半竹的维力平房屋，我们一家大小暂时住在那里。这屋子前后都有花园，种些粗生的花木，像灯笼花、指甲花、米仔兰。旁边还有一条小溪流，日夜都听见急流的涓涓水声。那天，我带着二弟，和一群小孩子在屋前小花园里玩耍。突然，黑麻麻的一群日本飞机出现在灰暗的天空，轰隆轰隆的，丢下炸弹轰炸万隆城。山村里的人，惊恐万分，大吵大叫，四处逃窜。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发生什么事，呆呆地站在那里，母亲被吓得脸无人色，从屋里冲出来，急忙抱住二弟，拉住我

奔进屋内，搂抱着我和二弟发抖。这时父亲匆匆从外面跑进屋来，对妈说道：“不得了啦！日本鬼炸万隆城啦！听说新巴刹被炸掉了，还死了许多人……”母亲听了，抱着二弟和我瑟缩在屋角里，嘴里喃喃地念道：“天地神明保佑我们一家大小平平安安……”

“观音菩萨，关帝老爷保佑我们万隆的店子平安么事没来……”

……

日本占领万隆城，时局稍为安定之后，我们回到万隆南区老家。山城变成寂静的死城：所有商店的大门紧闭，没人敢做生意，街道上的汽车、马车、脚踏三轮车全消失了，连行人也绝了迹，只有山风吹起街道上的尘土，回旋飞舞。我们家屋后面的空地上，那几棵番石榴树被砍去，挖筑防空洞。在我的记忆里，那漆黑的洞里长年积着齐膝头的水，滋生许多蚊虫，没人敢进去。店门前的街道两旁种植一排蓖麻树，那是日本人强逼种植的。蓖麻油作为军用品，我们孩子们采摘下叶子养蚕，有时也偷摘些蓖麻籽来玩。

三年多的黑暗年月终于过去。我的小弟刚出生不久，日本投降，大家以为和平来了，从此有太平的好日子过，想不到，独立战争爆发，我们又要逃难。父亲推着木板车，我和二弟坐在木板车上大小行李之间，母亲抱着小弟，跟着惊惶失措的人群，连夜逃往万隆北区投靠一位亲戚。万隆北区是荷兰人和有钱人住的地方，那里全是别墅洋房，前面的花园里，青草地上种满鲜花，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如今，经过战乱，不少地方成为收容难民的地方，从前那宁静已被嘈杂所代替，到处乱哄哄的。那一夜我们在北区，闻见炮火连天，枪声不绝，接着万隆城燃烧起大火，映红山城南边的天空。父亲整夜站在那里，翘首南望，一夜之间，我发现他头上有了白发。妈妈抱着小弟，嘴里喃喃念着：“天地神明保佑我们一家大小平平安安……”

“观音菩萨，关帝老爷保佑我们的店子平平安安么事来……”

……

万隆陷身火海。印度尼西亚那首著名的歌曲：“哈啰！万隆！”所唱的就是这个时候的情景：

哈啰！哈啰万隆！
普利亚安的州府。
哈啰！哈啰万隆！
我们怀念的城市。
我们很想见你，
可是你陷身火海中，
来吧，亲爱的伙伴们，
伙伴们，从侵略者手中夺来！
.....

印度尼西亚独立了，人们盼望的和平日子终于来临了。我家后面的防空洞已经填平，建起一家小型织布工厂，店铺前面两旁的蓖麻树也全都砍去了。万隆城中被炸毁的、烧掉的商店和房屋开始重建。不知不觉间，南郊地区神速发展起来了，那大片的水田、果林和印度尼西亚人的村落被纵横交错的大街小道、栉比鳞次的商店所代替。这热闹嘈杂的地区取名西莉旺义。白天里，我家这条街道上更是车水马龙，货车、马车、三轮车、单车、行人，吵吵嚷嚷，叮叮当当的，一片繁华市声；到了晚上，山城的天气转凉，白茫茫的浓雾随着山风从四面的山上飘忽下来。这时候，街头巷尾，便有不少印度尼西亚人摆卖小食摊档，气油灯火在薄雾里晃动、闪烁，烤玉米、烧沙爹肉串、炸香蕉的香味，随着山风飘满整条街。夜深了，印度尼西亚男女聚集在深巷里，敲打乐器，巴丁咚咚，巴丁咚咚的，跳起舞，唱着如诉如泣的歌……

我家所在的这条街道和那贯通山城南北大路的拐弯角处新建起一间电影院，专门上演由上海和香港来的国语首轮影片，每天晚上，灯火辉煌，歌声不绝，吸引许多华侨前来观看，热闹非凡。

父亲的生意随着山城的繁荣而经营得相当兴盛，“池满记”缸瓦铺，名声渐起。除了门市零售生意，也兼做批发，许多山城四周围的山顶小埠商户都来买货。父亲每个月总有一次或两次到椰城去办货。我们店中，除着中国各地著名的瓷器，也有从唐山梅县大埔来的陶瓷用品，像绿豆青碗、藤蓝保暖茶壶、青花花瓶等许多品种。

我十五岁了，我是一个心灵早熟的孩子。

大概是1951年初，刚过完元旦没多久，我家隔邻商店忽然更换新的主人。那里原本是福建人开设的土产铺子，他们迁往中爪哇某个城市去了。新搬进来的是我们客家同乡，卜民安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大的叫思敬，两岁多，小的叫思皓，才几个月大。原本黑幽幽的店子，焕然一新，变得光鲜而整洁。店门前的玻璃柜里，店里头的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洋杂日用品，大多数来自中国上海、天津、香港和日本的。他们经营百货零售生意，取名叫做土库（商店的意思）“安顺”。民安大嫂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秀丽的客家女人，二十七八岁年纪，看来要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她的皮肤白皙细腻，苗条而修长的身材，瓜子脸型，长长的睫毛下，有一双明亮晶莹的大眼睛。高高直直的鼻子，显示出她相当执拗的个性。她的装扮有别于其他客家女人，她是梳髻的，云鬓高挽，裸露出雪白的颈项，那乌亮的发髻上插着一支精致的金银簪子，簪头镶着一朵小梅花。她衣着也很考究，成套唐装衫裤，永远是那样的素淡颜色，剪裁十分合身。她举止斯文优雅，说话柔声细气，很少发脾气。不过我发现她眉宇间，似乎隐藏着忧郁之情。我们两家熟络之后，我常常过她家去玩，好多次看见民安大嫂独自坐在后堂的饭桌旁，眼定定地望着天井里斜阳光下的盆花，好像在想着无限的心事，然后她轻轻地长叹几声……民安大嫂才搬来不久，我便听见这条街道上的人暗暗议论开了，说民安大嫂是南区最美丽的老板娘，最靓的客家嫂子。而民安哥呢，长得粗粗壮壮，黑黑实实，比他妻子还矮了半个头。黝黑的脸上，总是浮现出满足而带点自豪的微笑。他为人憨直忠厚，沉默寡言，勤劳。每天早上总是他开铺，打扫店铺前面的地方。终日见他在店里搬动那些木箱，挠开那木箱盖子，把各种新到的货品摆上货架上去。他总是那样不停手地干活……

我们这一区的华侨大多是来自广东梅县地区的客家人，爸妈很快便和民安大嫂熟络了。尤甚是我妈，虽然年长民安大嫂好多岁，可是和民安大嫂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我母亲爱美、爱整洁，很注重外表，每年都到新巴刹、荷兰街买布料，然后由专人

定做唐山衫服。她正和民安大嫂相同，彼此都是爱美爱靓的人。妈告诉我，民安大嫂一家原来住在巴韦安小岛上，民安哥原是以打鱼为生的，娶了民安大嫂后，民安大嫂不再让他出海，改做渔船供应用品生意，赚了钱。民安大嫂觉得住在那小岛不安全，还是搬来大城市比较好。民安大嫂从前也在万隆住过，所以她选在这里做生意。

“民安大嫂做我们的邻舍，这是缘分。民安大嫂人靓，心地又好，妈很喜欢她。像有个老妹欸（妹子）似的。

“民安大嫂呀，好有本事，精通笔墨。她一手一脚打理生意，又要料理家庭。民安哥不大识字的，里里外外全靠民安大嫂呢。她每星期都要抽一两天到市区芝加隔大街昆和生、新巴刹百货批发商办货回来卖，生意一下子就做开啦，赚钱啰……民安大嫂有眼光。”

我妈时常在我面前这样称赞她。

我父亲对民安大嫂也另眼相看。我知道父亲向来赏识和看重有才干的人，更何况是个同乡的出众客家妇女。我爸是个极为严肃的人，不苟言笑，妈常说，你阿爸人古板。其实我父亲是个外冷内热的那种人，他做事极有原则，对侨社工作颇为热心，常常参加侨团会议，深得人们的尊敬。

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房间里谈论起民安大嫂，刚好被我在窗前听到。

“阿三妹（我母亲姓黄，梅县下市黄屋人，排行第三，家人都称她三妹），我前两天在中华商会开会，见到一个人，他认得民安大嫂，悄悄告诉我，说民安大嫂以前是南来庵的斋姐。”父亲说道。

“真的？我没听她说过。”母亲将信将疑的，“他会不会认错人？”

“他说得十分肯定，他说战前他常和一班年轻人到南来庵听斋姐念经，观赏打莲池，还说民安大嫂是南来庵最靓最红的斋姐，好多人追求呢。”

母亲还是怀疑着，问道：“就说民安大嫂是南来庵斋姐，她还俗嫁给巴韦岛上的民安哥呢？”

“详细情况，我自然不便追问，况且这事也不知是不是真的？”

这人还说民安大嫂在南来庵时偷偷和人私订终身，怀有孩子，被庵里的师父赶出去的。”

母亲打断父亲的话：“我不信，民安大嫂才不像这种人呢！”

“我也不信。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这事你自己知道就好，千祈别再传出去。要是被民安哥民安嫂听见，以为我们多事，背后说他们闲话。”

“我有分寸。我看民安大嫂正正派派的，不会是那种女人。她知书达礼，斯文端庄，准是有些人说她坏话，我不相信。”母亲说道。

“我也不相信那人说的话，我们不必去理会。民安嫂才学好，通诗词，写一手好字。阿三妹，我倒想叫阿涛去向民安嫂学些诗词的常识和毛笔字呢。”

“她要打理生意，又要管一头家，恐怕没有时间，再说民安大嫂也未必肯呢。我尽管问问她就是。”妈这么说着。

父母的话，我全听得清清楚楚。

那时我还年少贪玩，没把大人的事全放在心上。那段日子飞快地过去。一天下午，我跑过去土库“安顺”，店里没有人客，只有民安哥坐在收钱的高柜子后面。他见我，招手说道：“阿涛，民安大嫂不在家，出去办货欸。过来这里坐。”

我在他对面的高凳子上坐下来。

“阿涛，民安大嫂说你聪明，喜欢读书。民安哥知道你是个有天分的孩子，涯兜（我们）客家人自古出人才。可惜，民安哥没有读过书，识不到几个字，因为家里穷。”

“我听我阿妈说，民安哥从前在海岛上出海打鱼，是真的吗？”

他点点头。

“民安哥自细就出海打鱼。听我阿婆讲，我们卜姓人家在唐山，世代代以船为家，靠江河吃饭，后来到南洋，也靠海为生。阿婆还话涯知，我们卜姓人过番的历史很久，有好几百年了。我们祖先和卓姓人家在南宋末年，参加保护宋朝皇帝，和蒙古人在海上作战失败，逃到南洋来，以后卜姓人的后人就在南洋一带的大小海岛上住下来了。传到民安哥，也靠大海生活。阿涛，你知道吗？民安哥

比你还小的时候，我阿爸出海翻船身亡，我十二岁就出海打鱼，养活我自己和阿妈。”他说得十分平静，脸上的表情还是那样的木讷。不过，他的故事叫我感动，平日沉默寡言，黑黑实实的民安哥，忽然变作另一个人似的，叫我另眼相看。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在少年的我看来是这样。

这时候，他忽然叹起气来，讷讷地说道：“民安哥没有读到书，所以帮不到你民安嫂的大忙……阿涛，你话民安哥知，要讲真心话，你说民安大嫂怎么样？”

他望着我。我不知他会突然这样问我，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他。

他望着我，问道：“你说民安大嫂本事吗？”

我点着头，答道：“十分本事。”

“靓吗？”

我更是点着头，答道：“十分靓，我们南区的人都说民安嫂是我们这里最靓的客家大嫂。”他听了，脸上呈现出好得意而自豪的微笑。

“阿涛，真的，你民安大嫂又靓又本事。民安哥有今日，能来到万隆，有这间土库安顺，全靠你民安大嫂呀。”他拍拍我肩头。

“阿涛呀，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企下（站在）你民安大嫂和民安哥这一边。”

我当然也连连地点头，心想，这还用说吗。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他说这话的真正意思呢。

二

我从小体弱多病，母亲把我上契给大伯公庙的关帝爷。山城唯一的大伯公庙，也是有着很长历史的古庙，建于何年何月，都已经无法稽考。

大伯公庙的建筑，完全按照唐山的大庙格局建造的，规模宏

大，气势雄伟。大殿上供着关帝神像，十分威武。东西走廊的墙上，一边画着西游记唐三藏取经的故事，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画得生动活泼，骑在白马上，唐三藏庄严而慈祥，引起年幼的我许多幻想和遐想；另一边墙上的地狱图，令我望而生畏，不敢多看两眼，那些平生作恶的人，下到地狱里被阎罗王手下那些牛头马面的魔鬼不是扔进油锅里去，便是剖开胸膛挖出心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害怕着，不能做坏事，做了就会下到那可怖的地狱去。

大伯公庙的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张开的嘴里，藏有大圆石子，幼年时爬上去，伸手摸得着，怎么也掏不出来的。

战前，荷印时代，父辈们常说那是太平盛世。大伯公庙前面，有一片占地很大的草地广场。每逢年节，大伯公庙，香火旺盛，人山人海。那广场上举行游园晚会，有马戏团、杂技表演，各种玩具和食物摊子，灯火通明，人头拥挤。每到折峨眉（元宵节），有舞狮，扛大伯公轿子，踩高脚和各式花灯花车的游行队伍，从这大伯公庙开始，经过市区的主要大道，山城万人空巷，争看热闹。

五十年代初期，和平初临的日子，山城逐渐恢复往日的繁华热闹。可是缺少了战前荷兰女皇诞辰纪念，圣诞元旦节日那种张灯结彩的庆祝气氛，也没有了银乐队的演奏表演，欧洲风情已经消失无踪了。父亲常在我们面前感叹：“世道变了！从前荷印时代，天下太平，治安好，连贼牯都少。如今啊，社会动荡，人心不古，打劫杀人视为常事……都怪日本鬼，要不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么人性，世界哪会变成这样子！”

父亲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

他总是怀念从前荷印时代那些太平安定的日子。

在我的记忆里，早年，每逢初一十五，母亲就会带我和二弟到大伯公庙进香、抽签、跌顺筭，每次抽到签，都由大伯公庙住持和尚阿能师解签。听妈说，阿能师也是从唐山梅县家乡过番来的，很小便出家，来到山城这大伯公庙也有十多二十年了。阿能师瘦瘦黑黑的，脸上总是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很耐心地向我妈妈解说签的内容，说话的声音低低柔柔的，好像在念经。

民安大嫂搬到我家隔邻之后，母亲和她便比较多地到山城东西

郊的南来庵进香。只有年节，母亲才到大伯公庙烧香拜关帝爷。据说这南来庵在战时被大火焚毁，如今的这座是前几年才新建的，因此，山城的华侨，称它作新庵子。民安大嫂还未搬来做我们邻舍时，母亲也曾带我和二弟去过好多次新庵子的。新南来庵坐落在山城西郊区，占地颇大。妈告诉我，那是照唐山家乡斋嫫庵格式建造的，古色古香，灰墙绿瓦，大殿顶上，双龙腾舞，气势非凡。庵子大门前有几株柳树，一道不知名的溪流从柳树前不远流过，上面有一道石桥。庵子四面红墙包围，后花园里有亭子、假山、种着许多花木。母亲烧香拜神的时候，我和二弟喜欢跑出庵子不远的乡村里，看印度尼西亚人像猴子般爬上椰树采摘椰子……

待我长大些，五十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之后，进步思潮急风暴雨般席卷南洋群岛，我和千千万万的华侨少年那样，在进步学校里接受爱国教育，思想很快起变化，尽管是模糊的、初步的，却有着新的人生目标，开始向往新生的祖国，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没落、腐朽的，憎恨资本家剥削工人，同时痛恶封建迷信使人愚昧落后。

于是，我再没有踏进大伯公庙一步，也几乎和南来庵绝了缘。但自从那一次，陪民安大嫂和妈妈去那里，见到秀云姑之后，我便很乐意陪妈妈和民安大嫂去南来庵了。

三

我的心智要比同龄孩子早熟。我六七岁开始迷上连环图画，像《三侠五义》、《火烧红莲寺》、《封神榜》、《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成套成套地收藏着，装满整个箱子。和平初临爪哇岛的时候，美国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泰山、牛仔、查理卓别林、蝙蝠侠、剑侠梭罗，令我着迷。接着，我很快便迷恋上来自上海和香港的中国国语电影，由于占地理位置上的方便，西利旺义戏院离我家很近，每一部首轮国语影片，我都不曾放过。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当然是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进步电影。记得母亲带我去看《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是抗战胜利还没多久，海外华侨深受日本鬼子南侵的苦难，感同身受，全戏院的观众都哭了。后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我这一辈子》、《街头巷尾》、《国魂》都令我这海外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开拓我的视野，逐渐认识和了解祖国的伟大、历史文化的深远、山川的壮丽、人民的纯朴。自然，那时候的各类国语电影也叫我情迷意乱，像《天字第一号》、《荡妇心》、《花姑娘》、《忆江南》、《血溅海棠红》……我也曾有过崇拜偶像的少年岁月，收集女明星如周璇、白杨、秦怡、李丽华、白光、王丹凤、舒绣文、上官云珠、黄宗英的相片；男明星嘛，我喜欢的有赵丹、金焰、刘琼、陶金、石挥、蓝马、张伐。

新中国成立后，进步思潮铺天盖地涌向赤道的千岛之国，我立刻被卷了进去，在进步学校里，受教师的教导和影响，买了许多进步书籍，忘餐废寝、囫圇吞枣地阅读鲁迅、瞿秋白、邹韬奋、巴金、茅盾、闻一多、冰心、老舍、郭沫若的著作。新中国的电影也来了，《松花江上》、《赵一曼》、《中华儿女》、《白毛女》，记录片《百万雄狮过长江》、《锦绣河山》看得我们这些海外赤子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恨不得马上回到新中国去……

我向往新中国。

我向往新社会，新生活。

我的心里已经萌生回国的念头，只是还没向父母亲提出来。

伟大的祖国向我召唤；

神奇的故乡向我招手。

那天下午，我正在房间里写作文，民安大嫂来到我家后堂找我母亲，正好我妈外出不在家。她喊了两声：“三姐，三姐在家吗？”

我掀起门帘，正要跨出房间，民安大嫂已经站在房门边，笑着问道：“阿涛，你妈呢？”